



## 人间温暖有茶香

□ 朱有杰

冬季来临,走在集市的菜市场,看到山药大量上市,我又想起了那位买山药的人,想着是否还能在老地方遇到她。

那是6年前,有段时间,我工作暂时没有着落。日子要过好,钱还要多挣,我闲不住,骑着三轮车到处赶集摆摊,靠卖水果维持生计。为防止车胎半路没气导致车辆抛锚遭罪,我特意准备了打气筒,天天随车带着。那年冬天,我去离家30多里的郑新村赶集。那个地方村子密集,人多,集市大。由于没有固定摊位,初来乍到,不好占地方。等了很久,我才在菜市一个闲置摊位固定下来。冬天是山药上市的好时节,菜市里有好多卖山药的,细毛山药、铁棍山药,细长的、短粗的,种类繁多。

大概是买东西的认熟不认生,快到中午,我满怀信心拉来的新货也没卖出多少。看到别人忙个不停,乐呵呵卖货收钱,失落凄冷之情笼罩在我的心头。这时,离我七八米处,一位大娘扶着脚蹬三轮车停在路中央,迟迟不走。不少人围了上来,似乎在议论什么。人越聚越多,本来狭窄的

路越来越堵,已经影响到路边卖货的,有人开始埋怨生气。我心中纳闷,走过去一探究竟。原来她装了满满一车山药,一条车胎没气了,另一条眼看压扁了。她一时不知所措,脸上愁云密布。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。有的说,打电话叫家里来人;有的说,把货卸了,空车去补胎换胎。经验和直觉告诉我,也许车胎是慢漏气。我赶紧拿来打气筒,三下五除二打满气,盯着车胎变化。三五分钟已过,气没有明显变化,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我知道前面几百米路边就有修车的,告诉她尽管大胆走,前面停下查看修理就是。她像遇上大救星,脸上的阴云顿时散去,朝我微微一笑,黝黑粗糙的脸上,皱纹更多更深了。

此后,我早已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,也有很长时间没去那个集市。又过了两个多月,临近春节,单位早放假,没事可做,我又去那儿摆摊卖货,想抓住黄金时间赚点外快,居然又碰到那位大娘,还是骑着三轮车。我早已忘记她的模样,她竟然很准确地认出我,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。她从衣兜



里拿出一包用纸和塑料袋包裹得很严实的东西,手有些微微颤抖,小心地递给我,笑着说:“上次车坏了,多亏你帮忙。这是俺自己种的菊花茶,泡水很好喝。俺来了集上好几次,都没看见你。”她大概怕影响我生意,简单和我说了几句就匆匆走了。

从简单的话语中,我得知:她是附近村子的,孤身一人,70多岁了。5个孩子都已成家,也很孝顺,平时给的钱加上自己领的钱花不了。山药营养价值高,每年冬天她会买好多山药,自己吃一些,大多分给儿女和街坊邻居。她在院子里种了好多菊花,专门泡水喝的那种,秋后采摘晒

干,喝不了也分给街坊邻居。

那次打气帮忙,不过是举手之劳,是不足挂齿的平常小事,在她心里竟然那么重要,值得她三番五次来集市找我,似乎铁了心似的,不达目的,不了却心愿,誓不罢休。想来想去,不知怎么感谢我,就用自己种的菊花茶表达谢意。

回到家,我打开那个小包,一股淡淡的菊花香飘出来。我回想着她说的话,句句实在,句句生情。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人世间,千千万万平凡的人,在不起眼的小事上相互帮助、相互感动、相互温暖着。在寒冷的冬天,我的心里漾起小小的幸福的温暖。

## 悠悠红薯情

□ 王效太

小时候,沂蒙山区的人最常吃的除了煎饼就是红薯了,我们叫它地瓜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生产队多种地瓜,每当霜降前后,山坡上一片片雪白,那便是切晒的地瓜干。

那时粮食不够吃,有些庄稼还未完全成熟就要开始吃了。此时地瓜还没上足淀粉,煮着吃口感不好。母亲是粗粮细作高手,总是先抓一把豇豆下锅,在柴火炉上煮开,再放入切成片的地瓜,既有豇豆的清香,又有地瓜特有的甘甜。说不定什么时候,十天里

总有那么一两回,冷不丁放上一把小米,便成了我更加向往的地瓜小米粥了。这种熬地瓜或煮地瓜要一直吃到来年开春。

地瓜有甜面之分,我那紧靠沂河,北边是红土地,南面是白沙梁。红土地地瓜个大味甜,沙地地瓜虽然个头不大,圆圆的似皮球,却面得很,煮熟吃一口能噎得你直翻白眼。一般人吃不了,我却情有独钟,因为它能撑饿。

大雪飘飘,寒风刺骨,转眼到了冬季,我们家生起了煤

炉,那是一种由四块土坯扣起来的炉灶,名曰“站炉子”,虽不暖和,但保温省煤。我特别喜欢它,因为到了晚上炉火熄灭后,母亲会放上一炉筒子地瓜,待到早晨一觉醒来,便是我和弟弟的一顿美餐。有时候憋不住了,夜里起来撒尿,还忘不了拿一个在被窝里偷吃,弄得炕上脏兮兮的,第二天免不了被母亲骂一顿。

秋后好长一段时间天天吃地瓜。早晨煎饼地瓜,晌午煮地瓜,晚上豆沫菜烫地瓜,吃得人直吐酸水。我却随母亲,与地瓜好像天生有

缘,啥时候吃也能吃得下,有时还专门吃煮后冻了的地瓜,咬一口,上面的冰凌晶莹闪着寒光,吃在嘴里沙沙作响,格外地甜。

有诗人说:“红薯是农家人的符号。”这个我信。我年轻时曾几次跳出农门的机会,最终却没成。有人说这是宿命,我说那是大山对我的垂青和眷顾,那是她舍不得我这个大山里长大的孩子。都走了,谁来陪伴她、建设她呢?再说,若是真的走了,还能吃到家乡花样繁多的地瓜大餐吗?

## 芦花飘飞浪花摇

□ 张修东

池塘边有一片芦苇荡,白头翁一般的芦花随风起舞,一会儿齐刷刷摇头摆尾,恰似流动的海浪,跌宕起伏;一会儿静若铺满塘边的白雪,将一朵朵细浪银花定格在茫茫大地。它的律动飘逸,感动了我;它的潇洒自在,叫我羡慕。

用手机录完视频,我迫不及待要发条抖音,供友欣赏。遴选的歌曲《芦花》堪称绝配:“芦花白,芦花美,花絮满天飞,千丝万缕意绵绵,路上彩云追……”

思绪的泉流喷涌,眼前的时光景致,转眼间幻化为家乡的芦苇荡,演绎成家乡的芦花海。

在农村老家,从来不缺芦花。

村东头有块湿地,五冬六夏不缺水,鱼虾泥鳅一辈一辈生活在这里,祖传河湾的养育和侵蚀打磨,造就了北方少有的环境。水沟,像连接自家兄弟院落的小路,将池塘牵手拢络。池塘,像一双双水汪汪的眼睛。河沿湾畔,自然生长着大片芦苇。这应该是老家最大的一片芦苇地,蜿蜒曲折,幽深莫测。秋末冬初,芦花飘飞,就像众人齐声喊出的劳动号子摇动桨板激起的浪花。村西头那条河湾水道细小,芦苇长势一年不及一年。村北头的芦苇零零星星,个头更小。“纵然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村南头,有一道天然屏障,便是芦苇荡,每年这个时节,河沟内总是开满了芦花。

如果那时也有一架“小飞机”,我会尽情拍照录像,体味整个村子被芦花包围的感觉!前年夏天,我与妻子去马踏湖,青青的苇叶碧绿如海,水色青蓝,令人心旷神怡。芦花,生于河流,长于池沼,润于浅水。它的柔韧与平易近人,以及对环境的无所畏惧,成就了它朴实无华和坚韧的性格。

仔细揣摩芦花的一生,苏轼的《和子由记园中草木》最解风情,字字珠玑。你看:“芦笋初似竹,稍开叶如蒲。方春节抱甲,渐老根生须。不爱当夏绿,爱此及秋枯。黄叶倒风雨,白花摇江湖。江湖不可到,移植苦勤劬。安得双野鸭,飞来成画图。”

初来煤矿时,宿舍南边空地就有一片芦苇荡,年年开满芦花。每当想家时,我和工友便相约去看,似乎能找到家乡的感觉:奶奶在遥望盼归,母亲在村头树下捎话,叔伯大哥在等我回去一聚,小伙伴在盘算“走入芦花深处藏”,玩一场幼时的游戏。

多少年了,我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一株芦苇,井下的战场犹如那片湿地。我打开相机,继续沿着矿区的鱼塘小道走着。“白鸟一双临水立,见人惊起入芦花。”眼前,芦苇摆手,芦花摇曳,风姿绰约,风儿有些凉了,它们谦虚地低下头颅,却是写就了一幅“枝枝摇浪花”的风景画。芦花飘飞浪花摇,秋冬交接时大地的唯美呈现于眼前。

## 温暖于苦难中绽放

□ 沈益秀

孟德斯鸠曾经说过:“喜爱读书,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。”而我,刚好愿意做一个用“享受时刻”替代“无聊时光”的人。

前不久,我翻阅了一本名为《第七天》的书,作者余华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构建出了一个第三世界——“死无葬身之地”,让已去世的主人公杨飞在这个世界中见到了自己的亲人、朋友。在与亲人朋友团聚的同时,杨飞也用七天时间再次经历了人世间的的天不公、荒唐与残酷。

在这七天里,杨飞“邂逅”了车祸身亡的李月珍、为鼠妹筹钱买墓而死的伍超、陷入骗局最终自尽的李青……他们的悲剧人生无不如乌云一般压在我的心头,令我心生绝望。可在我深陷绝望时,杨飞与父亲杨金彪之间的亲情、李青与杨飞之间的爱情却又化作清风,吹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。

我想,这便是人生。人生是一曲痛苦与欢乐交织的生命交响曲,婉转悠扬,动人心弦。我们于痛苦中寻觅温暖,于欢乐中砥砺前行……

纵使我们无法避免困难、挫折,但我们却可以拿出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信心,积极面对,拿出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毅力,努力克服,拿出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的勇气,踔厉奋发,笃行不怠;纵使世界以痛吻我们,我们依旧可以报之以歌;纵使前路布满荆棘,我们也可以昂首挺胸,砥砺前行,争取从苦难走向辉煌。

也许有朝一日,我们的生命如夕阳般落下,那也无关紧要。因为生命有轮回,今日夕阳落下,明日朝阳便会生起。只要我们以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”的心态,过好未来的每一天,坚持拓宽生命宽度,那我们的生命便更有意义。

就像史铁生曾经说的那样:“但是太阳,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,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……”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c\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